陸賈撰

新語

世界書局印行

新刊新語序

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。又即歆所奏七略中序六藝爲九種。首之以儒家者流。稱其出於司徒之官。游文於六經之中。留意於仁義之際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。雖未必盡然。要亦有近似者矣。書凡五十三家。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。予讀其書。信固之知言。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。遷傳賈拜大中大夫。時時前說稱詩書。高帝罵之曰。乃公居馬上得之。安事詩書。賈曰。馬上得之。寧可以馬上治乎。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。文武並用。長久之術也。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。秦任刑法不變。卒滅趙氏。鄉使秦以幷天下。行仁義。法先聖。陛下安得而有之。帝有慙色。謂賈曰。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。吾所以得之者。及古成敗之國。賈凡著十二篇。今其書不下數千言。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。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。序事覈而明可指也。然遷尙豪俠。喜縱橫。而稱其固辨士。固稍知重儒術。既列其書於儒。又贊其身名俱榮。爲優於酈婁建通輩。賈亦有以自致之哉。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。有所見。必不能掩矣。先儒譏其逆取順守之說。及秦雖行仁義。不可及者。秦漢辨士。豈足及此。要之亦爲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。其書亦不復見此論。豈遷以己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。若其兩使南粵。調和平勃以平諸呂。自爲大有功於漢。其識見議論。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。而一時射利賈友採芝綿蕞之徒。亦豈可企哉。其書所論

亦正。且多崇儉尚靜等語。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。但無段落條理。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。自是當時急於論事。動人主聽。不暇精擇渾融。觀遷謂其每奏一篇。帝輒稱善。其稱新語。又出於他人。可見其隨時論奏。非若後世之著述。次第成一家言也。其所分篇目。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。撮其旨意奏之者。必非其所自定。然其言既與遷傳合。而篇次至于今不訛。且雄偉粗壯。漢中葉以來所不及。其爲眞本無疑。秦漢之書。傳至于今無訛妄如此者。良亦鮮哉。方今承平既久。文章熾興。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。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。然辨鑒未精。以僞爲眞。則害道壞教。亦有之矣。予竊病焉。適過桐鄉。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。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。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。今觀是。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。樂書諸其首。君名廷梧。字仲陽。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。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。

皇明弘治壬戌歲日長至翰林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序。

新語目次

新語

漢中大夫陸賈撰

道基第一

傳曰。天生萬物。以地養之。聖人成之。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。故曰張日月。列星辰。序四時。調陰陽。布氣治性。次置五行。春生夏長。秋收冬藏。陽生雷電。陰成雪霜。養育群生。一茂一亡。潤之以風雨。曝之以日光。溫之以節氣。降之以殞霜。位之以衆星。制之以斗衡。苞之以六合。羅之以紀綱。改之以災變。告之以禎祥。動之以生殺。悟之以文章。故在天者可見。在地者可量。在物者可紀。在人者可相。故地封五嶽。畫四瀆。規洿澤。通水泉。樹物養類。苞殖萬根。暴形養精。以立群生。不違天時。不奪物性。不藏其情。不匿其詐。故知天者仰觀天文。知地者俯察地理。跂行喘息。蜎飛蠕動之類。水生陸行。根著葉長之屬。爲寧其心而安其性。蓋天地相承。氣感相應而成者也。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。俯察地理。圖畫乾坤。以定人道。民始開悟。知有父子之親。君臣之義。夫婦之道。長幼之序。於是百官立。王道乃生。民人食肉飲血。衣皮毛。至於神農。以爲行蟲走獸。難以養民。乃求可食之物。嘗百草之實。察酸苦之味。教民食五穀。天下人民。野居穴處。未有室屋。則與禽獸同域。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。築作宮室。上棟下宇。以避風雨。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。於是后稷乃列封疆。畫畔界。以分土地之所宜。闢土殖穀

以用養民。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。當斯之時。四瀆未通。洪水爲害。禹乃決江疏河。通之四瀆。致之於海。大小相引。高下相受。百川順流。各歸其所。然後人民得去高險。處平土。川谷交錯。風化未通。九州絕隔。未有舟車之用。以濟深致遠。於是奚仲乃橈曲爲輪。因直爲轅。駕馬服牛。浮舟杖檝。以代人力。鑠金鏤木。分苞燒殖。以備器械。於是民知輕重。好利惡難。避勞就逸。於是皐陶乃立獄制罪。懸賞設罰。異是非。明好惡。檢奸邪。消佚亂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。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。以正上下之儀。明父子之禮。君臣之義。使強不凌弱。衆不暴寡。棄貪鄙之心。興清潔之行。禮義獨行。綱紀不立。後世衰廢。於是後聖乃定五經。明六藝。承天統地。窮事（缺一字）微。原情立本。以緒人倫。宗諸天地。（缺一字）脩篇章。垂諸來世。被諸鳥獸。以匡衰亂。天人合策。原道悉備。智者達其心。百工窮其巧。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。設鐘鼓歌舞之樂。以節奢侈。正風俗。通文雅。後世淫邪。增之以鄭衛之音。民棄本趨末。伎巧橫出。用意各殊。則加雕文刻鏤。傳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。以窮耳目之好。極工匠之巧。夫驢騾駱駝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。山生水藏。擇地而居。潔清明朗。潤澤而濡。磨而不磷。涅而不淄。天氣所生。神靈所治。幽閒清淨。與神浮沉。莫之效力爲用。盡情爲器。故曰聖人成之。所以能統物通變。治情性。顯仁義也。夫人者。寬博浩大。恢廓密微。附遠寧近。懷來萬邦。故聖人懷仁仗義。分明纖微。忖度天地。危而不傾。佚而不亂者。仁義之所治也。行之於親近而疏遠說。脩之於閨門之內。而

名譽馳於外。故仁無隱而不著。無幽而不彰者。虞舜蒸蒸於父母。光輝於天地。伯夷叔齊餓於首陽。功美垂於萬代。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。累世享千乘之爵。知伯仗威任力。兼三晉而亡。是以君子握道而治。缺一字德而行。席仁而坐。杖義而彊。虛無寂寞。通動無量。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。以圓制規。以矩立方。聖人王世。賢者建功。湯舉伊尹。周任呂望。行合天地。德配陰陽。承天誅惡。剋暴除殃。將氣養物。明缺一字設光。耳聽八極。目覩四方。忠進讒退。直立邪亡。道行姦止。不得兩張。缺一字本理杜漸消萌。夫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。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。故聖人防亂以經藝。工正曲以準繩。德盛者威廣。力盛者驕衆。齊桓公尚德以霸。秦二世尚刑而亡。故虐行則怨積。德布則功興。百姓以德附。骨肉以仁親。夫婦以義合。朋友以義信。君臣以義序。百官以義承。曾閔以仁成大孝。伯姬以義建至貞。守國者以仁堅固。佐君者以義不傾。君以仁治。臣以義平。鄉黨以仁恂恂。朝廷以義便便。美女以貞顯其行。烈士以義彰其名。陽氣以仁生。陰節以義降。鹿鳴以仁求其羣。關雎以義鳴其雄。春秋以仁義貶絕。詩以仁義存亡。乾坤以仁和合。八卦以義相承。書以仁敘九族。君臣以義制忠。禮以仁盡節。樂以禮升降。仁者道之紀。義者聖之學。學之者明。失之者昏。背之者亡。陳力就列。以義建功。師旅行陣。德仁爲固。仗義而彊。調氣養性。仁者壽長。美才次德。義者行方。君子以義相褒。小人以利相欺。愚者以力相亂。賢者以義相治。穀梁傳曰。仁者以治親。義者以利尊。萬世不亂。仁義之所治也。

術事第二

善言古者。合之於今。能術遠者。考之於近。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。而思之于身。下列桀紂之敗。而戒之于己。則德可以配日月。行可以合神靈。登高及遠。達幽洞冥。聽之無聲。視之無形。世人莫覩其兆。莫知其情。校脩五經之本末。道聽之眞僞。既缺一字其意而不見其人。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。以今之作者爲輕。淡於所見。甘於所聞。惑於外貌。失於中情。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。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。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。故舜弃黃金於嶄嵒之山。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。將以杜淫邪之欲。絕琦瑋之情。道近不必出於久遠。取其至要而有成。春秋上不及五帝。下不至三王。述齊桓晉文之小善。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。足以知成敗之效。何必於三王。故古人之所行者。亦與今世同。立事者不離道德。調絃者不失宮商。天道調四時。人道治五常。周公與堯舜合符瑞。二世與桀紂同禍殃。文王生於東夷。大禹出於西羌。世殊而地絕。法合而度同。故聖賢與道合。愚者與禍同。懷德者應以福。挾惡者報以凶。德薄者位危。去道者身亡。萬世不易法。古今同紀綱。故良馬非獨騏驥。利劍非唯干將。美女非獨西施。忠臣非獨呂望。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。有劍而無砥礪之功。有女而無芳澤之飾。有士而不遭文王。道術蓄積而不舒。美玉韞匵而深藏。故懷道者須世。抱樸者待工。道爲智者設。馬爲御者良。賢爲聖者用。辯爲智者通。書爲曉者

傳。事爲見者明。故制事者因其則。服藥者因其良。書不必起仲尼之門。藥不必出扁鵲之方。合之者善可以爲法。因世而權行。故性藏於人。則氣達於天。纖微浩大。下學上達。事以類相從。聲以音相應。道唱而德和。仁立而義與。王者行之於朝。疋夫行之於田。治末者調其本。端影者正其形。養其根者則枝葉茂。志氣調者卽道冲。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。治影者不可忘其容。上明而下淸。君聖而臣忠。或圖遠而失近。或道塞而路窮。季孫貪顓臾之地。而變起於蕭墻之內。夫進取者。不可不顧難。謀事者。不可不盡忠。故形立則德散。佞用則忠亡。詩云。式訛爾心。以蓄萬邦。言一心化天下而缺二字國治。此之謂也。

輔政第三

夫居高者。自處不可以不安。履危者。任杖不可以不固。自處不安則墜。任杖不固則仆。是以聖人居高處上。則以仁義爲巢。乘危履傾。則以賢聖爲杖。故高而不墜。危而不仆者。堯以仁義爲巢。舜以禹稷契爲杖。故高而益安。動而益固。然處高之安。乘克讓之敬。德配天地。光被四表。功垂於無窮。名傳於不朽。蓋自處得其巢。任杖得其材也。秦以刑罰爲巢。故有覆巢破卵之患。以趙高李斯爲杖。故有傾仆跌傷之禍。何哉。所任非也。故杖聖者帝。杖賢者王。杖仁者霸。杖義者強。杖讒者滅。杖賊者亡。故懷剛者久而缺。持柔者久而長。躁疾者爲厥速。遲重者爲常存。尙勇者爲悔近。溫厚者行

寬舒。懷促急者必有所虧。柔懦者制剛強。小慧者不可以禦大。小辯者不可以說衆。商賈巧爲販賣之利。而屈爲貞良。邪臣好爲詐僞。自媚飾非。而不能爲公方。藏其端巧。逃其事功。故智者之所短。不如愚者之所長。文公種米。曾子駕羊。相士不熟。信邪失方。察察者有所不見。恢恢者何所不容。朴直質者近忠。便巧者近亡。君子遠熒熒之色。放錚錚之聲。絕恬美之味。疏嗌嘔之情。天道以大制小。以重顚輕。以小治大。亂度干貞。讒夫似賢。美言似信。聽之者惑。觀之者冥。故蘇秦尊於諸侯。商鞅顯於西秦。世無賢智之君。孰能別其形。故堯放驩兜。仲尼誅少正卯。甘言之所嘉 缺一字 不爲之傾。惟堯知其實。仲尼見其情。故干聖王者誅。遏賢君者刑。遭凡王者貴。觸亂世者榮。鄭儋亡齊而歸魯。齊有九合之名。而魯有乾時之恥。夫據千乘之國。而信讒佞之計。未有不亡者也。故詩云。讒人罔極。交亂四國。衆邪合黨。以回人君。邦危民亡。不亦宜乎。

無爲第四

夫道莫大於無爲。行莫大於謹敬。何以言之。昔虞舜治天下。彈五絃之琴。歌南風之詩。寂若無治國之意。漠若無憂民之心。然天下治。周公制作禮樂。郊天地。望山川。師旅不設。刑格法懸。而四海之內。奉供來臻。越裳之君。重譯來朝。故無爲也。有誤 乃無爲也。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。以斂姦邪。築長城於戎境。以備胡越。征大吞小。威震天下。將帥橫行。以服外國。蒙恬

討亂於外。李斯治法於內。事逾煩。天下逾亂。法逾滋而姦逾熾。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。秦非不欲爲治。然失之者。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。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。行中和以統遠。民畏其威而從其化。懷其德而歸其境。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。民不罰而畏罪。不賞而歡悅。漸漬於道德。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。夫法令者所以誅惡。非所以勸善。故曾閔之孝。夷齊之廉。豈畏死而爲之哉。教化之所致也。故曰堯舜之民。可比屋而封。桀紂之民。可比屋而誅者。教化使然也。故近河之地濕。近山之土燥。以類相及也。故山川出雲雨。丘阜生缺一字氣。四瀆東流。百川無不從。小者從大。少者從多。夫王者之都。南面之君。臣姓之所取法。缺二字舉措動作。不可失法則也。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。出居於鄭。而下多叛其親。秦始王驕奢靡麗。好作高臺榭。廣宮室。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。莫不倣之。設房闥。備廐庫。繕雕琢刻畫之好。博玄黃琦瑋之色。以亂制度。齊桓公好婦人之色。妻姑姊妹。而國中多淫於骨肉。楚平王奢侈縱恣。不能制下。檢民以德。增駕百馬而行。欲令天下人饒。財富利明不可及。於是楚國逾奢。君臣無別。故上之化下。猶風之靡草也。王者尚武於朝。缺一字農夫繕甲於田。故君之御下。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。驕淫者則統之以理。未有上仁而下殘。上義而下爭者也。孔子曰。移風易俗。豈家至之哉。先之於身而已矣。

辨惑第五

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。或不善而稱善者何。視之者謬。而論之者誤也。故行或合於世。或順於耳。斯乃阿上之意。從上之旨。操直而乖方。懷曲而合邪。因其剛柔之勢。爲作縱横之術。故無忤逆之言。無不合之義者。昔哀公問於有若曰。年飢用不足。如之何。有若對曰。盍徹乎。蓋損上而歸之於下。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。遂逆而不用也。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。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。夫君子直道而行。知必屈辱而不避也。故行不敢苟合。言不爲苟容。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。雖言不用於國家。而舉措之言可法也。故殊於世俗。則身孤於士衆。夫邪曲之相銜。枉橈之相借。(缺一字)直故不得容其間。諂佞之相扶。讒口之相譽。無高而不可上。無深而不可往者。何以當背衆而辭語諧合。夫衆口之毀譽。浮石沉木。群邪所抑。以直爲曲。視之不察。以白爲黑。夫曲直之異形。白黑之異色。乃天下之易見也。然自謬也。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。衆邪誤之矣。至如秦二世之時。趙高駕鹿而從行。王曰。丞相何爲駕鹿。高曰馬也。王曰。丞相誤也。以鹿爲馬。高曰。陛下以臣言不然。願問群臣。臣半言鹿半言馬。當此之時。秦王不能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說。夫馬鹿之異形。衆人所知也。然不能分別是非也。況於闇昧之事乎。易曰。二人同心。其義斷金。群黨合意。以傾一君。孰不移哉。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。有人告其母。參殺人。母織如故。有人復來告。如是者三。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。曾子之母。非不知子不殺人也。言之者衆。夫流言之並至。雖眞聖不敢自安。況凡人

乎。魯定公之時。與齊侯會於夾谷。孔子行相事。兩君升壇。兩相處下而相欲揖。君臣之禮。濟濟備焉。齊人鼓譟而起。欲執魯公。孔子歷階而上。不盡一等而立。謂齊侯曰。兩君合好。以禮相率。以樂相化。臣聞嘉樂不野合。犧象之薦不下堂。夷狄之民何求爲。命司馬請止之。定公曰諾。齊侯逡巡而避席曰。寡人之過。退而自責大夫。罷會。齊人使優旃儛於魯公之幕下。傲戲欲候魯君之隙。以執定公。孔子歎曰。君辱臣當死。使司馬行法斬焉。首足異門而出。於是齊人懼然而恐。君臣易操。不安其故行。乃歸魯四邑之侵地。終無乘魯之心。鄰缺一字振動。人懷嚮魯之意。強國驕君。莫不恐懼。邪臣佞人。變行易慮。天下之政缺二字而折中。而定公拘於三家。陷於衆口。不能卒用孔子者。內無獨見之明。外惑邪臣之黨。以弱其國而亡其身。權歸於三家。邑土單於疆。無以制其剛。詩云。有斧有柯。言何以治之也。

愼微第六

夫建大功於天下者。必先脩於閨門之內。垂大名於萬世者。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。是以伊尹負鼎。屈於有莘之野。修達德於草廬之下。躬執農夫之作。意懷帝王之道。身在衡門之裏。志圖八極之表。故釋負鼎之志。爲天子之佐。剋夏立商。誅逆征暴。除天下之患。辟殘賊之類。然後海內治。百姓寧。曾子孝於父母。昏定晨省。調寒溫。適輕重。勉之於糜粥之間。行之於衽席之上。而德美重於後世。此二者。修之於內。著之於外。行之於小。顯之於

大。顏回一簞食。一瓢飲。在陋巷之中。人不堪其憂。齊夫用人若彼。失人若此。然定公不覺悟。信季孫之計。背貞臣之策。以獲拘弱之名。而喪丘山之功。不亦惑乎。故邪臣之蔽賢。猶浮雲之鄣日月也。非得神靈之化。罷雲霽翳。令歸山海。然後乃得覩其光明。暴天下之濡濕。照四方之晦冥。今上無明王聖主。下無貞正諸侯。誅鋤姦臣賊子之黨。解釋凝滯紕繆之結。然後忠良方直之人。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。故孔子遭君暗臣亂。衆邪在位。政道隔於王家。仁義閉於公門。故作公陵之歌。傷無權力於世。大化絕而不通。道德施而不用。故曰無如之何者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夫言道因權而立。德因勢而行。不在其位者。則無以齊其政。不操其柄者。則回也不改其樂。禮以行之。遜以出之。夫力學而誦詩書。凡人所能為也。若欲移江河。動太山。故人力所不能也。如調心在己。背惡向善。不貪於財。不苟於利。分財取寬。服事取勞。此天下易知之道。易行之事也。豈有難哉。若造父之御馬。羿之用弩。則所謂難也。君以不以其難為之也。故不知以為善也。絕氣力尚德也。夫目不能別黑白。耳不能別清濁。口不能言善惡。則所謂不能也。故設道者易見曉。所以通凡人之心。而達不能之行。道者。人之所行也。夫大道履之而行。則無不能。故謂之道。孔子曰。道之不行也。言人不能行之。故謂顏淵曰。用之則行。舍之則藏。唯我與爾有是夫。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。猶人不能懷仁行義。分別纖微。忖度天地。乃苦身勞形。入深山求神仙。弃二親。捐骨肉。絕五谷。廢詩書。背天地之寶。求不死之道。非所以通

世防非者也。若湯武之君。伊呂之臣。因天時而行罰。順陰陽而運動。上瞻天文。下察人心。以寡服衆。以弱制強。革車三百。甲卒三千。征敵破衆。以報大讎。討逆亂之君。絕煩濁之原。天下和平。家給人足。疋夫行仁。商賈行信。齊天地。致鬼神。河出圖。洛出書。因是之道。寄之天地之間。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。夫播布革。亂毛髮。登高山。食木實。視之無優游之容。聽之無仁義之辭。忽忽若狂痴。推之不往。引之不來。當世不蒙其功。後代不見其才。君傾而不扶。國危而不持。寂寞而無鄰。寥廓而獨寐。可謂避世。非謂懷道者也。故殺身以避難。則非計也。懷道而避世。則不忠也。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。採微善。絕纖惡。脩父子之禮。以及君臣之序。乃天地之通道。聖人之所不失也。故隱之則爲道。布之則爲文。詩在心爲志。出口爲辭。矯以雅僻。砥礪鈍才。雕琢文邪。抑定狐疑。通塞理順。分別然否。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。綿綿漠漠。以道制之。察之無兆。遁之恢恢。不見其行。不覩其仁。湛然未悟。久之乃殊。論思天地。動應樞機。俯仰進退。與道（缺二字）藏之於身。優游待時。故道無廢而不興。器無毀而不治。孔子曰。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。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。

資質第七

質美者以通爲貴。才良者以顯爲能。何以言之。夫楩柟豫章。天下之名木。生於深山之中。産於溪谷之傍。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。仆則爲萬世之用。

浮於山水之流。出於冥冥之野。因江河之道。而達於京師之下。因於斧斤之功。舒其文彩之好。精捍直理。密緻博通。虫蝎不能穿。水濕不能傷。在高柔軟。入地堅疆。無膏澤而光潤生。不刻畫而文章成。上爲帝王之御物。下則賜公卿庶賤。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。及隘於山阪之阻。隔於九阬之隄。仆於嵬崔之山。頓於窅冥之溪。樹蒙籠蔓延而無間。石崔嵬嶄岩而不開。廣者無舟車之通。狹者無步檐之蹊。商賈所不至。工匠所不窺。知者所不見。見者所不知。功棄而德亡。腐朽而枯傷。轉於百仞之壑。惕然而獨僵。當斯之時。不如道傍之枯楊。嵬嵬詰屈。委曲不同。然生於大都之廣地。近於大匠之名工。則材器制斷。規矩度量。堅者補朽。短者續長。大者治罇。小者治觴。飾以丹漆。斁以明光。上備太牢。春秋禮庠。褒以文彩。立禮矜莊。冠帶正容。對酒行觴。卿士列位。布陳宮堂。望之者目眩。近之者鼻芳。故事閉之則絕。次之則通。抑之則沉。興之則揚。處地楩梓。賤於枯楊。德美非不相絕也。才力非不相懸也。彼則槁枯而遠棄。此則爲宗廟之器者。通與不通。亦如是也。夫窮澤之民。據犂嚅報之士。或懷不羈之才。身有堯舜皐陶之美。綱紀存乎身。萬世之術藏於心。然身不用於世者。缺二字之通故也。夫公卿之子弟。貴戚之黨友。雖無過人之才。然在尊重之位者。輔助者強。飾之者巧。靡不達也。昔扁鵲居宋。得罪於宋君。出亡之衞。衞人有病將死者。扁鵲至其家。欲爲治之。病者之父謂扁鵲曰。吾子病甚篤。將爲迎良醫治。非子所能治也。退而不用。乃使靈巫求福請命。對扁鵲而咒。病者卒死。靈

巫不能治也。夫扁鵲天下之良醫。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。知與不知也。故事求遠而失近。廣藏而狹弃。斯之謂也。昔宮之奇爲虞公畫計。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。豈非金石之計哉。然虞公不聽者。惑於珍怪之寶也。鮑丘之德行。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。然伏隱於蒿廬之下。而不錄於世。利口之臣害之也。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。惡之爲惡。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。怠戲之無益於事也。然而爲之者。情欲放溢。而人不能勝其志也。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。近賢以自輔。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。乃觀聽之臣。不明於下。則閉塞之譏歸於君。閉塞之譏歸於君。則忠賢之士弃於野。忠賢之士弃於野。則佞臣之黨存於朝。佞臣之黨存於朝。則下不忠於君。下不忠於君。則上不明於下。上不明於下。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。

至德第八

夫欲建國彊威。辟地服遠者。必得之於民。欲立功與譽。垂名流光。顯榮華者。必取之於身。故據萬乘之國。持百姓之命。苞山澤之饒。主士衆之力。而功不在於身。名不顯於世者。乃統理之非也。天地之性。萬物之類。懷道者衆歸之。恃刑者民畏之。歸之則附其側。畏之則去其域。故設刑者不厭輕。爲德者不厭重。行罰者不患薄。布賞者不患厚。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。夫形重者則身勞。事衆者則心煩。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。身勞者則

百端迴邪而無所就。是以君子之爲治也。塊然若無事。寂然若無聲。官府若無吏。亭落若無民。閭里不訟於巷。老幼不愬於庭。近者無所議。遠者無所聽。郵驛無夜行之吏。鄉閭無夜名之征。犬不夜吠。烏不夜鳴。老者息於堂。丁壯者耕耘於田。在朝者忠於君。在家者孝於親。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。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。然後賢愚異議。廉鄙異科。長幼異節。上下有差。強弱相扶。小大相懷。尊卑相承。鴈行相隨。不言而信。不怒而威。豈恃堅甲利兵。深刑刻法。朝夕切切而後行哉。昔晉厲。齊莊。楚靈。宋襄。秉大國之權。杖衆民之威。軍師橫出。陵轢諸侯。外驕敵國。內克百姓。鄰國之讐結於外。臣下之怨積於內。而欲建金石之功。終傳不絕之世。豈不難哉。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。三君弒於臣子之手。皆輕用師而尙威力。以至於斯。故春秋重而書之。嗟嘆而傷之。是三君皆強其盛而失國。急其刑而自賊。斯乃去事之戒。來事之師也。魯莊公一年之中。以三時興築作之役。規固山林草澤之利。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饒。刻桷丹楹。眩曜靡麗。收十二之稅。不足以供回邪之欲。繕不用之好。以〔缺一字〕婦人之目。財盡於驕淫。人力罷於不急。上困於用。下飢於食。乃遣臧孫辰請〔缺二字〕於齊。倉廩空匱。外人知之。於是爲宋陳衞所伐。賢臣出。叛臣亂。子般殺而魯〔缺二字〕公子牙慶父之屬。敗上下之序。亂男女之別。繼位者無所定。逆亂者無所懼。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。逐慶父而還季子。然後社稷復存。子孫反業。豈不謂微弱者哉。故謂威不強還自亡。立法不明還自傷。魯莊公之謂也。故

懷慮第九

缺二字慮者不可以立計。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。故治外者必調內。平遠者必正近。綱缺一字天下。勞神八極者。則憂不存於家。養氣治性。思通精神。延壽命者。則志不缺一字於外。據土子民。治國治衆者。不可以圖利。治產業則教化不行。而政令不從。蘇秦張儀。身尊於位。名顯於世。相六國。事六君。威振山東。橫說諸侯。國異辭。人異意。欲合弱而制彊。持橫而御縱。內無堅計。身無定名。功業不平。中道而廢。身死於凡人之手。爲天下所笑者。乃由辭語不一。而情欲放佚故也。故管仲相桓公。詘節事君。專心一意。身無境外之交。心無敧斜之慮。正其國如制天下。尊其君而屈諸侯。權行於海內。化流於諸夏。失道者誅。秉義者顯。舉一事而天下從。出一政而諸侯靡。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。持一槩以等萬民。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。故天一以大成數。人一以缺一字成倫。楚靈王居千里之地。享百邑之國。不先仁義而尙道德。懷奇伎缺四字陰陽合物恠作乾谿之臺。立百仞之高。欲登浮雲窺天文。然身死於棄缺二字魯莊公據中土之地。承聖人之後。不修周公之業。繼先人之體。尙權杖威。有萬人之力。懷兼人之強。不能存立子糾。國侵地奪。以洙泗爲境。夫世人不學詩書。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。極經藝之深。乃論不驗之語。學不然之事。圖天地之形。說災變之異。缺二字王之法。異聖

人之意。惑學者之心。移衆人之志。指天畫地。是非世事。動人以邪變。驚人以奇怪。聽之者若神。視之者如異。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。或觸罪缺二字法不免於辜戮。故事不生於法度。道不本於天地。可言而不可行也。可聽而不可傳也。可缺一字翫而不可大用也。故物之所可。非道之所宜。道之所宜。非物之所可。是以制事者不可缺一字設道者不可通。目以精明。耳以主聽。口以別味。鼻以聞芳。手以之持。足以之行。各受一性。不得兩兼。兼則心惑。二路者行窮。正心一堅。久而不忘。在上不逸。爲下不傷。執一統物。雖寡必衆。心佚情散。雖高必崩。氣泄生疾。壽命不長。顛倒無端。失道不行。故氣感之符。清潔明光。情素之表。恬暢和良。調密者固。安靜者祥。志定心平。血脉乃彊。秉政圖缺一字兩。失其中方。戰士不耕。朝士不商。邪不奸直。圓不亂方。違戾相錯。撥刺難匡。故欲理之君。閉利門。積德之家。必無災殃。利絕而道著。武讓而德興。斯乃持久之道。常行之法也。

本行第十

缺二字德爲上行。以仁義爲本。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。富於財而無義者刑。賤而好德者尊。貧而有義者榮。段干木徒步之士。脩道行德。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。夫子陳蔡之厄。豆飯菜羹。不足以接餒。二三子布弊褞袍。不足以避寒。倥傯屈厄。自處甚矣。然而夫子當於道。二三子近於義。自布衣之士。上缺一字天子。下齊庶民。而累其身而匡上也。及閔周室之衰微。禮義之

不行也。厄挫頓仆。歷說諸侯。欲匡帝王之道。反天下之政。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。周流天下。無所合意。大道隱而不舒。羽翼摧而不申。自[缺二字]深授其化。以厚終始。追治去事。以正來世。案紀圖錄。以知性命。表定六藝。以[缺二字]善惡不相干。貴賤不相侮。強弱不相凌。賢與不肖不得相踰。科第相序。爲萬[缺二字]而不絕。功傳而不衰。詩書禮樂爲得其所。乃天道之所立。大義之所行也。豈以[缺二字]威耶。夫人之好色。非脂粉所能飾。大怒之威。非氣力所能行也。聖人乘天威。合天氣。承天功。象天容。而不與爲功。豈不難哉。夫酒池可以泛舟。糟丘可以望遠。豈貧於財哉。統四海之權。主九州之衆。豈弱於力哉。然功不能自存。威不能自守。非爲貧弱。乃道德不存乎身。仁義不加於天下也。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。衆之所謀也。果於力而寡於義者。兵之所圖也。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。敏於事而愼於言。所[缺二字]功德也。故曰。不義而富且貴。於我如浮雲。夫身帶璧玉。庸環佩服。府藏珍[缺四字]酌舍鍜刻鏤。可以夸小人。非所以厚於己而濟於事也。高臺百仞。金[缺四字]簾雕飾。所以疲百姓之力。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。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。[缺二字]服而謹仁義。不損其行以增其容。不虧其德以飾其身。國不興無事之功。家不藏無用之器。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。璧玉珠璣。不御於上。則翫好之物棄於下。雕刻綺畫。不納於君。則淫伎曲巧絕於民。夫釋農桑之事。入山海。採珠璣。求瑤琨。探沙谷。捕翡翠。[缺一字]瑇瑁。搏犀象。消筋力。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。以快淫邪之心。豈不謬哉。未見先道而後利。近德而

遠色者也。

明誡第十一

君缺二字政可以及遠。臣篤於信可以致大。何以言之。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。周公以缺四字比德於五帝。斯乃口出善言。身行善道之所致也。安危之效。吉凶之缺一字一出於身。缺二字之道。成敗之驗。一起於行。堯舜不易日月而興。桀紂不易星辰而亡。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。夫持天地之政。操四海之綱。缺二字不可以失度。動作不可以離道。謬語出於口。則亂及萬里之外。況刑及無罪於獄。而殺及無辜於市乎。故世衰道亡。非天之所爲也。乃國君者。有所取之也。惡政生於惡氣。惡氣生於災異。蝮虫之類。隨氣而生。虹蜺之屬。因政而見。治道失於下。則天文度於上。惡政流於民。則虫災生於地。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。緣類而試。思之於缺二字變。聖人之理。恩及昆虫。澤及草木。乘天氣而生。隨寒暑而動者。莫不延缺四字傾耳而聽化。聖人察物。無所遺失。上及日月星辰。下至鳥獸草木昆虫。缺二字鷁之退飛。治五石之所隕。所以不失纖微。至於鸜鵒來。冬多麋。言鳥獸之類缺二字也。十有二月李梅實。十月殞霜不煞菽。言寒暑之氣。失其節也。鳥獸草木。尙欲各得其所。綱之以法。紀之以數。而況於人乎。聖人承天之明。正日月之行。錄星辰之度。因天地之利。等高下之宜。設山川之便。平四海。分九州。同好惡。一風俗。易曰。天垂象見吉凶。聖人則之。天出善道。聖人得之。言御

占圖曆之變。下衰風化之失。以匡衰盛。紀物定世。後無不可行之政。無不可治之民。故曰。則天之明。因地之利。觀天之化。推演萬事之類。散之於缺二字之間。調之以寒暑之節。養之以四時之氣。同之以風雨之化。故絕國異俗。莫不知缺二字樂則歌。哀則哭。蓋聖人之教。所齊一也。夫善道存於身。無遠而不至。惡行著於缺二字而不去。周公躬行禮義。郊祀后稷。越裳奉貢。重譯而臻。麟鳳草木。緣化而應。殷紂缺二字微子弃骨肉而亡。行善則鳥獸悅。行惡則臣子恐。是以明者可以致遠。鄙者可以缺一字近。故春秋書僑侯之弟鱄出奔晉。書鱄絕骨肉之親。弃大夫之位。越先人之境。附他人之域。窮涉寒飢。織履而食。不明之効也。

思務第十二

夫長於變者。不可窮以詐。通於道者。不可驚以恠。審於辭者。不可惑以言。遠於義者。不可動以缺一字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。進退循法。動作合度。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。學問欲缺四字欲敦。見邪乃知其直。觀花乃知其實。目不淫炫燿之色。耳不亂阿缺六字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。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。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。缺六字功。凡人則不然。目放於富貴之榮。耳亂於不死之道。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。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。是以吳王夫差。知度艾陵之可勝。而不悟勾踐將以破亡也。故缺二字或見一利而喪萬機。求一福而致萬禍。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。曉於天地

之開闔。缺二字弛張性命之短長。富貴之所在。貧賤之所亡。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。思慮不缺一字計策不誤。上訣是非於天文。其次定狐疑於世務。輿有所據。轉移有所守。故道缺五字事可法也。昔舜禹因盛而治世。孔子承衰而作功。聖人不空出。賢者不虛生。缺六字而歸於善。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。則世之便而設其義。故聖人不必同道。缺六字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。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。天地之數。斯命之象也。日缺八字八宿並列。各有所主。萬端異路。千法異形。聖人因其勢而調之。使小大不得相缺一字方圓不得相干。分之以度。紀之以節。星不晝見。日不夜照。雷不冬發。霜不夏降。臣不凌君。則陰不侵陽。盛夏不暑。隆冬不霜。黑氣苞日。彗星揚光。虹蜺冬見。蟄虫夏藏。熒惑亂宿。衆星失行。聖人因天變而正其失。理其端而正其本。堯承蚩尤之失而思欽缺二字君子見惡於外。則知變於內。桀紂不缺一字則湯武不仁。才惑於衆非者而改之。於缺七字亂之於朝廷。而匹夫治之於閨門。是以接輿老萊。所以避世於窮缺五字而遠其尊也。君子行之於幽閒。小人厲之於士衆。老子曰。上德不德。缺六字虛也。夫口誦聖人之言。身學賢者之行。久而不弊。勞而不廢。雖未爲君缺六字已。孔子曰。行夏之時。乘殷之輅。服周之冕。樂則韶舞。放鄭聲。遠佞人。缺二字道而行之於世。雖非堯舜之君。則亦堯舜也。今之爲君者則不然。治不法缺二字而曰。今之世。不可以道德治也。爲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。則曰。今之民。不可以缺四字爲子者。不執曾閔之貿。朝夕不休。盡節不倦。則曰。家人不敦也。學者無缺四字晝夜不懈。

循禮而動。則曰。世所不行也。自人君至于庶人。未有法聖人缺五字爲善者寡。爲惡者衆。易曰。豐其屋。蔀其家。闚其戶。闃其無人。缺四字治之耳。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。義士在朝而義士至。是以墨子之門多缺四字之門多道德。文武之朝多賢良。秦王之庭多不祥。故善者必有所缺二字惡者必有所因而來。善惡不空出。禍福不妄作。唯心之所向。志之行所而已。

新語二卷。凡十二篇。漢大中大夫楚人陸賈譔。賈以客從高帝定天下。名有口辨。其論秦漢之失得。古今之成敗。尤爲明備。高帝雖輕士善罵。不事詩書。而獨於賈之語。每奏稱善。蓋前此固帝之所未聞也。惜其書歲久殘闕。人間少有藏者。予同年李君仲陽宰湖之桐鄉。嘗得其本。鋟之於木。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。質而不俚。必曰先秦西漢。此書殆其一也。然則李君之行之者。豈直取其文辭之古。而其失得成敗之論。固有國有家者之當鑒也。弘治壬戌九月十有一日。前進士吳郡都穆記。